



15
1125
13



門 45
號 1125
卷 13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

竝見



六卷 其他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
者尚多皆一一詳辯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
尚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為學者所黜故至今迄
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
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高
字篆文作會隸作享又省作亨以為亨通之亨又轉為
普庚反以為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
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豚其字尚作享
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
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其

字尚作苟說文但裼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
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牒豢與饗同今本人但割而和
之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
之郭說文本作辜今經典皆以郭代辜郭行而辜廢矣
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
高偃郭即辜之借字知高為辜之譌也說文敖古文殺
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尚賢中篇云
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
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敖與敖相似知敖譌
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說文侯以證本送也呂不韋曰有

僖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廢矣
 唯尚賢下篇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
 尹佚女非以為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為佚之譌也
 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
 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權縱衝衝形相似知衝為
 衝之譌也衝謂衝車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
 故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降作隆尚賢中篇稷隆播種
 隆為政之本也故與胡同隆非攻下篇天命融隆
 隆火于夏之城誠作情又作請尚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
 隆並與降同誠作情又作請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
 義求為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情將欲為
 仁義求為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情將欲為
 此拂作費費愛下篇即此言行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
 費也下文費作拂知作智智下智字與知

同後凡知作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之下之
 智者放此志字與志同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
 也後凡志作字非樂上篇高臺厚榭佗作也
 之者放此字遠野之居野與宇同佗作也
 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物即佗睎作欣若築牆然
 物後凡佗作也者放此佗俗作他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
 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
 壤能欣者欣欣與睎同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
 下之暴人關倬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從作松號令篇松
 並與管同倬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從作松號令篇松
 松與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
 從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
 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炎十一年九
 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八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詒詒畢云支苟二字疑誤焉可以長生保國念孫案焉字下屬為句焉猶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生保國也

一源

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畢於源上增水之二字云據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念孫案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竝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

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

逝淺

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引之曰逝淺二字義不相屬逝當為遊俗書遊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即流字也曲禮注士視得旁遊日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音流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如淳曰游亦流也此即荀子禮論篇所云積厚者流澤廣與谿陝對文

脩身

譖慝

譖慝之言無入之耳念孫案譖慝卽讒慝左傳閔執讒
慝之口是也倍二十八年譖與譖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
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竝引作取彼讒人無
入之耳言不聽讒慝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
無所依矣

義

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義字當作蕘說文云墨翟書
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引之曰弗
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蕘蕘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
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蕘是其明證蕘之從蕘
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
蕘故於此亦不知爲蕘字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
能徧識也

幾

本不固者末必幾念孫案爾雅幾危也大雅瞻印傳宣十二年左傳注
竝同言木本不固者其末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
確詰又引說文未玉篇古漑古兮二切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以
幾爲未則失之愈遠矣

所染

高偃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云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
 疑當為郤晉有郤氏念孫案高當為辜辜即城郭之郭
 形與高相近因譌為高賈子過秦篇據億丈之辜今本辜譌作高墨子多古
 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
 郭偃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竝與晉
 語同呂氏春秋作郤偃郤即郭之譌非郤氏之郤也太
 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

王孫雒

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大宰嚭畢改雒為雒云舊誤作雒
 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今外傳吳語王孫雒舊宋本作
 王孫雒墨子所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
 外傳越絕請糴內傳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雜言篇
 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雒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雒
 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雒字且為之說曰漢改洛為
 雒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舛誤周禮職方氏豫
 州其川熒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
 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漢以
 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

是矣念孫案盧說是也隸書雄字或作雒與雒相似故
雒譌為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國語呂氏春秋竝作雒
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孫頡頡卽雒之譌則其字之本作
雒益明矣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非獨國有
染也士亦有染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畢云堪當為媿字假音念孫案媿訓為樂與染義無涉
堪當讀為湛湛與漸漬之漸同說文作澁云漬也月令湛熾必

絜鄭注曰湛漬也內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

湛亦漬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秫注曰鄭司農云湛

漬也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

染也楚辭七諫曰漸染而不自知兮王注曰稍漬為漸汙變為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

所湛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為

菑其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

漸者然也晏子春秋襍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

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

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襍言篇曰

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

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竝與墨子

同

法儀

而可

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念孫案既言莫可以為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行

曉文一

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念孫案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

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

七患

待祿 憂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念孫案待當為持憂反當為愛交持猶守也呂氏春秋慎大篇注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為

己而不為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

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

開篇禱無愛玉今本愛譌作憂隸書交字或作交與反相似而譌

故會不可不務也以下七句

故會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
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畢本力譌作
立云立節為韻主御為韻念孫案畢說非也古音立
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主在厚
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畢未能了然於古音之界限
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非韻而以為
韻若一一辯正徒煩筆墨故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
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五穀不孰謂之大侵

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

四穀不收謂之饑

畢云饑與饋同言須饋餉念孫案須餉餉不得謂之饑畢說非也邵氏二

雲曰饑與匱通鄭注月令曰匱乏也案邵說是

五穀不收謂之饑畢於此下增

案既言五穀不收謂之饑則不得又言五穀不孰謂之
大侵藝文類聚百穀部引墨子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者
乃涉上文引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
御覽時序部二十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
所記本與穀梁傳不同不可強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祿
畢依類聚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

雜會

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雜會而不盛畢云雜會疑一饗字之誤念孫案雜會當為雜飧周官外饗凡賓客之飧饗饗會之事鄭注曰飧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飧饗即饗飧也饗雜古字通

重其子此疾於隊

今有負其子而沒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句重其子此疾於隊其可無察邪引之曰重其子此疾於隊當作此疾重於隊其子疾病也言此病較之隊其子者為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文義

辭過

帶菱

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菱畢云說文云菱乾芻念孫案乾芻非可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菱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菱尚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謂草索也此言帶菱猶彼言帶索矣今揚州府人謂之草約音子

夏則絺綌輕且清

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畢云舊脫煖夏則絺綌輕且七字據北堂書鈔增念孫案夏則絺綌輕且清本作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與

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
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省文也若
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為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
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補

前方丈

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會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
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
徧味畢改前方丈為美會方丈云据文選注兩引改七
法應據與從弟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
君苗君冑書注

文選注引作美會方丈者此以上文之美會與下文之
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以下十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
得據彼以改此也前方丈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
則方丈句法較為完足

故

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念孫案
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

脫文二

是以其民饑寒竝至故為姦衰姦衰多則刑罰濶刑罰
濶則國亂

舊本兩姦衰脫其一則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

志七之一

九

三辯

聖王上脫文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念孫案聖王上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是其證

聆缶

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畢云聆當為飶又云太平御覽引作吟謠是也缶是缶字之壞念孫案今本墨子作聆缶者聆乃聆字之譌聆即飶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部七下鈔本太平

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

缶

引墨子竝作吟缶吟亦聆之

譌蓋墨子書飶字本作聆故今本譌作聆諸類書譌作吟而缶字則皆不譌也其刻本御覽作吟謠者後人不知吟為聆之譌遂改吟缶為吟謠耳上文云諸侯息於鐘鼓士大夫息於竽瑟此云農夫息於聆缶鐘鼓竽瑟聆缶皆樂器也淮南精神篇叩盆拊飶相和而歌盆即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

命曰騶虞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念孫案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吾是也上文云湯因

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卽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尚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尚賢上

古者

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念孫案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親疏

今上舉義不辟親疏念孫案親字涉上文而衍不避疏

義見上下文

近

今上舉義不辟近念孫案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爲遠不避遠見下文

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

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

尚賢中

故 尚賢為政之本

故一本作胡 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賢之為政

本念孫案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

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

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為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

又曰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今本脫為字管子侈靡篇公

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

外有以

內有以會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

念孫案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為皮幣而衍下文

曰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

曰若法 猶若

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念孫案曰

者有之壞字也若法此法也若與此同義說見釋詞言既有此法

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猶若即猶然說見釋詞畢以若

法為順法失之

予鬱

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子鬱孰能執熱鮮不用濯盧依毛

詩改予鬱為序爵念孫案鬱為爵之譌予則非譌字也

上文言古聖王高子之爵重子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子之爵而祿不從此引詩誨女子爵正與上下文子字同義則不得改子為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子誰作孰逝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

執

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念孫案善謂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子之爵重子之祿任之以事斷子之令也善上不當有執

字蓋涉上下文執熱而行

毋無

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畢改母為毋云毋讀如貫習之貫下凡作母者同念孫案畢改非也母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母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又曰然咎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眾發政

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
尚同中篇曰上唯母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唯與
雖同
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
之所非上唯母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
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
篇曰故唯母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唯亦與
雖同豈能一視
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
篇曰今師徒唯母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
冬夏為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
母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外者不可勝數節用上

篇曰且大人唯母與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
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
雖母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為事乎國家雖與
唯同又曰今
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母明乎順
天之意奉而允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
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甯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
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雖與
唯同又曰今王
公大人唯母處高臺厚樹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
人唯母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游樂如此多也此四
句篇
內凡
三見又曰今唯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

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今唯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歇叔粟各本叔譌作升辯見後升粟一條今唯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網布纈以上諸篇其字或作母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

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凡詩言無念爾祖無競維人無競維烈無淪胥以敗無淪胥以亾左傳言無甯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皆孟康所謂發聲助也

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

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又與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母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欺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欺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母或作無竝與墨子同義

失措

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念孫案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損讀為扞故非命篇作失扞說文扞有所失也

未知

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念孫案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

有慧

豈必智且有慧哉念孫案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

若處官者

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念孫案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為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是其證

漁雷澤

念孫案雷澤本作濩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濩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而嶠山下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于濩澤郭璞曰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濩音

獲水經沁水注曰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湖渠東逕濩

澤墨子曰舜漁濩澤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

縣也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

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子曰舜漁于

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佗紀引墨子

竝作濩澤是墨子自作濩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下篇

漁於雷澤亦後人所改

賤 賤傲 殃傲

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念孫案賤當為

賊字之誤也尚同篇則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上詬天

也趙策以私誣國賊之類也今本賊字竝誤作賤此言桀紂幽厲之為政乎天

下兼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

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

利之愛利與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

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

賊之故知賤為賊之誤又下文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

鬼賤傲萬民賤亦當為賊傲當為殺說文敖字本作𡗗

殺字古文作𡗗二形相似古文殺字誤為敖又誤為傲耳

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

暴虐故曰詬天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

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賤傲為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敖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又明鬼篇昔者夏王桀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亦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萬民同

隆

稷隆播種農殖嘉穀畢依呂刑改隆為降念孫案古者

降與隆通不煩改字

非攻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以隆為降墜服小記注以不貳降

釋文降一本作隆荀子賦篇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祲降於天曾劉本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隆讀如厖降之降是隆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業隆於繼祿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攻不待衝降而拔衝降即衝隆

不究

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不困畢云究一本作窵非念孫案作窵者是也說見管子官合篇

尚賢下

可而

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念孫案

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詳見釋詞

僕

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畢云僕僕也僕今作媵念孫案僕即

僕之譌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非以為僕也說文僕

送也呂不韋曰有佻莘同氏呂伊尹佻女今本呂氏春秋

木味僕作媵經傳皆作媵而佻字罕見唯墨子書有之

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為僕淮南時則篇具曲僕音

篋篋今本棧作撲誤與此同

女何擇言人

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引之曰言當為否篆書否字作否言字作言二形相似隸書否字或作言言字或作音亦相似故否誤為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非否不竝同義

言

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念孫案言當為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草書言與之相似故之譌為言

脫文八

卷之二十一

七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自莫若以下二十字為一句舊本脫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八字據上下文補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而能者也

無故

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念孫案故乃攻字之誤攻故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攻即功字也無功與無罪對文

脫文十一

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舊本脫得食以

下十二字今據上文補

推而上之以

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

尚同上

選天下之賢可者

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念孫案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

其

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念孫案其當為甚甚明
察以審信見中篇

今若天 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

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
不上同於天者也念孫案今若天天當為夫夫與天字
相似篇內又多天字故夫誤為天今若夫猶言今夫兼
愛篇曰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
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
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
為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真篇曰今若夫申韓商鞅之

為治也皆其證矣中篇云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
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
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故當若天天亦夫字之誤降
字則因下文降罰而衍

尚同中

已有善 傍

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念孫案已字義不可通
已當為民字之誤也傍者溥也徧也說文旁溥也旁與
傍通說見經義述
聞周易旁行
而不流下言民有善則眾共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
也上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下亦民

也下文已有善不能傷薦之已亦民之誤

脫文三

鄉長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

治矣今據補

運役

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念孫案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

脫一字

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念孫案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即淫佚語之轉耳

情請為通

故古者聖王唯而畢云而讀與能同審以尚同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為通畢云文選注東京賦引作是故上下通情念孫案此本作是故上下情通請即情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為情今作情請為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涉上文以為正長而衍為字耳文選注引情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

談謀度

助之思慮者厭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念孫案謀度上不
當有談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

也

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間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
以告天子念孫案卽與則同說見釋詞語猶言也則此語三
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
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
曉文義而妄加之

尚同下

用說

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
欲用說也念孫案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爲逸字之誤也
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
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卽非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尚賢下
僞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
惟逸豫卽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助治天助明

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念孫案下助字衍唯辯而使
助治天明者辯讀爲編古編字多作辯說見日知錄天明天之明道
也哀二年左傳曰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師長者唯編使助

治天道也

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

脫文六

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句則義不同也然舊本脫此六字案此何故是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又是問詞則舊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

賞使家君

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念孫案賞字義不可通賞當為嘗嘗賞字相似又涉使家君三字則上下文賞罰而誤涉下文使家君而行既言用家君則不胡不嘗試用家君得又言使家君

君發憲布令其家作一句讀

小用之

故當尚同之為說也尚用之天子舊本用作同涉上句尚同而誤今據下文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引之曰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尚用之中用之對文下文小用之則與大用之對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即涉下文小用之而誤

窵橫

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窵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畢云爾雅云窵闕也猶云無閒念孫案

畢說非也窅不滿也說見管子橫充塞也孔子閒居以

注橫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以小居大則窅以

大入小則塞唯此尚同之道則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窅

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戴記王言篇曰布諸

天下而不窅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

差論

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念孫案差論皆擇也

爾雅曰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為君者勞於

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

詳見漢書武紀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眾義

唯

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畢改唯為雖念孫案古者

雖與唯通不煩改字說見釋詞

情

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

舊本脫上字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據各篇補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脫可不二字念孫案情

即誠字言誠將欲為仁義則尚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尚

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

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

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情不知卽誠不知凡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
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
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
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
書誠情通用之證

墨子弟一

墨子弟一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兼愛上

不愛其異室

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念孫案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
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是其
證意林引無其字

脫文十一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
若其身舊脫猶有以下十惡施不孝

脫文三

故不孝不慈無有舊本脫故不慈有四字畢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必有不孝不慈必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必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必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

脫文一

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舊本脫交字今據下二篇補

兼愛中

脫文九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劔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脫於字今據上

補句念孫案練帛之冠下當有大布之衣且苴之屨八字

而今本脫之上文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

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人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

出以踐於朝則專指且苴之屨而言且苴即麤粗麤倉胡反粗才戶反說

見廣雅疏證釋詁粗麤大也下今本脫且苴之屨四字則踐字義不可

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

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

危

朝有薰黑之危引之曰危與薰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為色人痿則面色薰黑義見上文

脫文二

君說之故臣為之也又下文君說之故臣能之也念孫案上文為上脫能字下文能下脫為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皆其證

荊楚于越南夷之民

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于越南夷之民畢云荊楚于越舊作楚荊越與据文選注改江賦念孫案畢改非也文選注本作荊楚于古寒越之民今本墨子作楚荊越與南夷之民但誤倒荊楚二字又脫

于字耳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而河之民此文云荊楚于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荊楚于越以南之夷故曰荊楚于越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省文耳畢誤以楚荊越與連讀故刪去與字耳于越即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于越為于越亦非說見漢書貨殖傳

連獨無兄弟者

引之曰連與獨文義不倫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焚或作櫻皆假音案無兄弟不得謂之鰥鰥焚櫻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疑當作連與連相似而誤連猶獨也故以連獨連文莊子大宗師篇彼特

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跰卓而行玉篇卓，駘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卓遠與卓通漢書河閼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蹕然獨立說文稹特止徐鍇曰特止卓立也卓蹕稹竝與遠同聲皆獨貌也

兼愛下

人與

人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衍人字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

也念孫案人與當依下文作又與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

詞上文若大國之攻小國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又

與亦謂又如也畢反欲改又與為人與慎矣

難哉

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念孫案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為雖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又下文曰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哉亦當為我下文又曰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

非兼者

舊本兼者作兼君涉上
下文兼君而誤今改正

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

誰

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孰別使其一士者孰兼引之
曰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為設言設為二士於此而使之
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略相似故
設誤為誰

衍文三

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
可識也念孫案此當作往來及否未可識也今本重出
及否未三字

費

即此言行費也畢依別本及下文改費為拂念孫案古
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
曰拂猶危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危也釋
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是其證

子

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
而不可以擇君子念孫案子當為乎字之誤也乎與意
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是其證

有

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外有不可勝數也念孫案有字
文義不順有當為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
亂行蹈火而外者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

脫文三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

舊本脫愛交
相三字今補

莫若

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
兼之不可不行也念孫案若欲為惠君忠臣云云若上
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莫若而行

非攻上

也

至殺不辜人也地其衣裳取戈劍者念孫案也即地字
之誤而衍者

弗之而非

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之而非畢云一本無而字是
念孫案之當為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為之上文皆
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
之為知之誤明矣

非攻中

古者 脫文一

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念孫案古者當為今者說見尚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尚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舊本亦作古者今改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往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而反者念孫案下往字涉上往字而衍

會飯

會飯之不時念孫案會飯當為會飲之誤會飲不時見

下篇

王民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念孫案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之誤士民與土地對文下文

王民同

徙大內

越王句踐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念孫案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為大舟隸書舟字或作舟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郭焚

其姑蘇徙其大舟章注曰大舟王州天越春秋夫差內
傳亦作徙其大舟

皆列

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舊本脫下其字

今據上句補

念孫案皆當為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

篇皆列同

乎

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念孫案陸將何及乎不類

詩詞乎字蓋淺人所加

非攻下

脫文一

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舊本脫哉字天志篇

曰天下之所以亂者

其說將何哉今據補

燔潰

攘殺其牲牲燔潰其祖廟引之曰燔與潰義不相屬燔
潰當為燔燎隸書寮字或作寮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
寮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引家語有申繚
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績趙策魏殺呂遼下文
又作呂遺皆其類也寮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為燔又誤
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志篇云焚

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文異而義同也

先列 無殺

又況先列北撓乎哉罪从無殺念孫案先列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从無殺義亦不可通當作罪从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

剝振神之位 攘殺其犧牲

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念孫案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為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曹憲音必麥反裂也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為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

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攘殺其犧牲而衍

周生之本

此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念孫案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為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𠄎與周相似而誤逸周書度邑篇問害不寢管子幼官篇信利害而無私韓子外儲說左害主上之法今本害字竝誤作周

偏

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畢云偏當為徧念孫案古多以偏為徧不煩改字非儒篇遠施周徧公子孟篇今子徧從人而說之皆是徧之借字而畢皆徑

改爲徧則未達假借之旨也益象傳莫益之徧辭也孟
喜曰徧周币也本或作徧者借字耳而王弼遂讀爲徧
頗之徧惠氏定字已辯之檀弓二名不徧諱夫子之母
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徧亦徧之借字故曲
禮注云謂二名不一諱也而釋文徧字無音則亦誤
讀爲徧頗字矣毛居正六經正誤已辯之又大戴記勸
學篇徧與之而無私魏策徧事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
海內徧知上德皆以徧爲徧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
徧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以徧封張湯傳徧見貴人史
記竝作徧若諸子書中以徧爲徧者則不可枚舉漢三
公山碑與雲膚寸徧雨四海亦以徧
爲徧然則徧之爲徧非傳寫之譌也

祭之時 廁役

道路遼遠糧食不繼祭會飲之時廁役以此飢寒凍餒
疾病而轉外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念孫案祭字與上
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爲不時會飲不時與糧食

不繼對文

竝見中篇

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爲廡役之誤宣

十二年公羊傳廡役扈養外者數百人是其證

龍生廟 大哭 鬼呼國

昔者三苗大亂

舊本者下有有字即者字之誤而衍天者今據開元占經太平御覽引刪

命極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念孫案

龍生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太平御覽禮儀

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下文鬼呼國呼下亦當有於

字方合上下句法大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爲犬大哭

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墨子曰三苗

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隨巢子曰魯三

苗大飢龍生于廟犬哭于市皆其證

乃命元宮

高陽乃命元宮念孫案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元宮下文禹征有苗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鏹宮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

磨

禹既已克有三苗句禹磨為山川別物上下禹字下屬為句禹猶

於是也乃也下文湯禹敢奉率其猷武王焉襲湯之緒義並與此同說見釋詞念孫案磨字義

不可通磨當為曆曆與歷通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適音滴中山經歷石之山

郭注或作曆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曆簡侯程黑漢表作曆春申君傳漢曆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曆樂毅傳故鼎

反乎曆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曰歷離日月

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曰別為陰陽離為八

極然則曆為山川亦謂離為山川也離與曆皆分別之

義故曰曆為山川別物上下又天志中篇磨為日月星

辰以昭道之磨亦當為曆曆為日月星辰猶大戴言歷

離日月星辰也世人多見磨少見曆故書傳中磨字多

譌作磨史記及山海經注曆字今本皆譌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伐曆楚策遠自乘於曆山之中今本

亦譌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曆

以曆為確磨之磨則以曆為磨自古已然矣

還至矢之所還皆還父母妻子同產

還至乎夏王桀念孫案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即旋字

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為逕逕與逮同說見漢書天文志逮及也逕與

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至乎商王紂同又迎敵祠篇

城之外矢之所還還亦當為逕謂矢之所及也下文矢

之所還同又號合篇自外罪以上舊本脫以字今補皆還父母

妻子同產還亦當為逕謂罪及父母妻子同產也下文曰歸

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

序

天不序其德念孫案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

引湯之官刑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

同法言問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與順同周語曰

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

以序德之行

兄

王兄自縱也念孫案兄與況同況益也言紂益自放縱

也小雅常棣篇況也永歎毛傳曰況茲也茲與滋同晉

語况况厚之章注曰况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

皇作兄王肅本作况云况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

兄填兮召閔篇職兄斯引傳竝曰兄茲也

傳子

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畢改傳為傳
云傳子言傳舍之人念孫案畢說非也傳當為僮字之
誤也僮今童字也說文僮未冠也魯語曰使僮子備官
史記樂書曰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
歌宋世家曰彼狡僮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
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
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
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
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是其證

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念孫案之絕二字

不詞當是乏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

委輸之委後漢書于乘貞王伉傳租
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

序利有序

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歟舊本爭作諍涉下文則
諸字從言而誤今改

必可得而序利焉引之曰序利當為厚利隸書厚字或

作厚見漢荊州刺
史度尚碑又作序見三公
山碑形與序相似而誤序

厚人倫釋文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桀紂即厚於
有天下之執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並

諂作序此言量我興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歟者則厚利必

可得也明鬼篇曰豈
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又備城

門篇百步一亭亭一尉舊本脫下一字據太平
御覽職官部六十七補尉必取

有序忠信可任事者畢云有序言有資格非也序亦當
為厚厚上嘗有重字人必重厚忠信然後可以任事故
曰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號令篇曰祿衛必取
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
衛是其證今本厚作序序上又脫重字則義不可通

者此

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
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
念孫案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
指非攻之說而言言欲為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

說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
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噫之為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者此亦此者之誤尚賢篇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
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
以不明察此者也舊本脫下不字今補此者二字皆不誤

節用上

脫文三

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

舊本脫用之費三字今據下文及中篇補

便民

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念孫案便

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為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為之也

折

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念孫案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詳見經義述聞左傳昭三十一年

籍斂 作斂 措斂

其使民勞其籍斂厚引之曰籍斂稅斂也大雅韓奕篇實畝實籍箋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

一而籍籍古讀若昨說見唐韻正辭過篇厚作斂於百姓作

斂與籍斂同非樂篇厚措斂乎萬民措字以昔為聲措斂亦與籍斂同

脫文一

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舊本脫費字中篇曰諸加費不

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今據補

節用中

鞮袍

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袍陶冶梓匠畢云鞮說文云韋繡也袍當為鞮說文云柔革工也念孫案鞮即攷工記

志七之二
五
甬鮑鞞韋裘之鞞非謂韋繡也輪車梓匠為攻木之工
陶為搏埴之工冶為攻金之工然則鞞鞞即鞞鮑為攻
皮之工也凡文吻問與脂旨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鞞字
或作鞞鞞之為鞞亦借字耳故攷工記又借作鮑

北降

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念孫案降字義
不可通降當為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接續
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譌周易集解豐象傳豐其
天降下惡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翔
際降字相似故周易與墨子互譌
飲於土壙

念孫案土壙乃飯器非飲器飲乃飯字之誤飯土壙已
見畢注

斗以酌

念孫案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必多脫
交不可考

利

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念孫
案利字義不可通利當為制隸書制字或作利與利相
似而誤詳見管子五輔篇

節葬下

傳

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
萬民而觀之畢本傳作傳念孫案傳字義不可通當依
舊本作傳傳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已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
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竝與轉同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於無轉
只逸周書大猷篇轉作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言若疑惑乎二
子之言則試轉而為政乎國家萬民以觀之也

且故

且故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念孫案且故二字文義
不順當為是故之誤與利除害正承上文而言

正夫

存乎正夫賤人於者畢云正同征念孫案畢說非也正
當為匹白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為一
類此文匹夫賤人為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
作疋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匹本或作正緇衣唯君子能好其
正注正當為匹

扶

財以成者畢云以同已扶而埋之引之曰扶字義不可通扶
當為挾謂挾已成之財而埋之也隸書挾字或作挾與
扶相似而誤方言挾護也今本挾譌作扶

志之二

三

者五 族人 月數

君外喪之三年父母外喪之三年妻與後子外者五皆
 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畢云族人五月
 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念孫案者五當為五者謂君父母
 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
 可通族人當為戚族人謂族人之近者也非儒篇正作
 戚族人五月見儀禮喪服今本脫戚字則義不可通公孟篇
 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月數當為數月公孟篇正
 作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
 則文義不明

三 三 三

夫眾盜賊而寡治者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譌作先今改正以此求治譬
 猶使人三三而母負已也畢云三三未詳引之曰眾與
 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
 已前則或轉而向已或轉而背已皆勢所必然如此而
 欲使其母背已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
 三而母負已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
位天子負谷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
 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又通作倍史
 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即負依主父偃傳
 南面負展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
 負

脫文一

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念孫案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

反其所

則惟惟與雖同說見釋詞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禍罰之猶與也謂罪厲與禍罰也則豈不亦乃其所哉畢改乃其所為反其所念孫案畢改非也乃其所猶言固其宜言以不事上帝鬼神而獲禍固其宜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是其證

文二年傳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若改為反哀十六年傳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其所則義不可通

久哭

从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念孫案久哭當為久喪喪字從哭亾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喪見玉篇廣韻而傳寫脫去亾字耳節用篇曰从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作久哭則語不該備

南已

舜而教乎七戎道於葬南已之市念孫案南已後漢書

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巴即已之誤畢以作巴者為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學記禮部下引墨子竝作南已後漢書趙咨傳注及太平御覽竝引作南紀呂氏春秋安舛篇舜葬於紀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已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為古巴地以牽合南巴則顯與上文而教乎七戎不合此無庸辯也

九夷

禹東教乎九夷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於越者以意改

之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

陳禹謨依今本改為九夷

及初學記引此

竝作於越非作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至之地初非以七戎八狄九夷為次序也據下文云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為是

土地

土地之澗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念孫案土地二字文義不明土地當為掘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澗下無菹漏氣無發泄於上節用篇曰掘穴澗不通於泉皆其證

以為如此葬埋之法

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為葬埋之法也念孫案北堂書鈔初學記亦如是於義為長

即

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念孫案即字文義不順即當為既言璧玉既具而戈劍等物又皆具也

請謂

請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畢從一本改請為誠念

孫案古者誠與請通不煩改字尚同篇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請即誠字也又本篇下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謂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謂即請之譌畢徑改為誠皆未達假借之旨後凡改請為誠者放此墨子書情請二字竝與誠通說見尚同篇

猶

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舊本脫以字據上文補則亦猶厚矣念孫案爾雅猶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

讀若閑言天監甚明維林谷幽閒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為幽閒之誤明矣又明鬼篇雖有溪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幽澗亦幽閒之誤漢谿博林幽閒母人即所謂林谷幽閒無人也幽閒母人正指溪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溪谿相複

脫文三

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倣戒舊本

脫士字及之於二字今據上下文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

脫文十五

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為天之所欲而為天之所不欲舊本脫若我以下十五字今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

次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為政有士政之政與下同畢云次恣字省文引之曰畢說非也次猶即也下篇皆作正

下文諸次字並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即己而為正有士正之也次即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宥坐二篇並作勿庸以即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以即女心皆其證說文至古文作聖亦其例也

天志中

脫文二

何以知義之為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為善政也舊本脫此兩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今虞補

下出

先王之書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引之曰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為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數省作款貴省作賁款省作款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為出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亦其類也

雷降

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念孫案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賁字之誤賁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隕爾雅隕降落也故曰賁降雪霜雨露

天胡說

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
念孫天胡說之天當為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
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
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
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既可得留而已 既可謂而知也

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
畢云据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念孫案既可得
留而已當作既可得而智已智即知也墨子書知字多
作智見於經說
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其他
書作智者皆見管子法法篇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而知已尚賢篇曰既
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者

智誤為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
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
知也此因得與謂草書相似而誤既可得而知五字前
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而目明下篇亦云既
可得而知也

天之意 天之志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念孫案天之意本作天之天
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之有天之意見上文古
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常司
上之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
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下篇曰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

為法也又曰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三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即志字也

衍文三 脫文一

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行

謂之善下行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

天志下

極戒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引之曰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為儆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儆戒三字凡五見

脫文三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

天之正天子也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禍福

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念孫案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為禍崇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崇也疾病禍崇見中篇

物

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念孫案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為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又曰不止此而已舊本脫不皆其證字今補

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舊本

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

別

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引之曰別讀為徧言天徧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為徧說見經義述聞尚書康誥

毀之責不之廢也

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畢云句疑有脫誤念孫案責當為者隸書者

字或作者

見漢衛尉卿衡方碑邠陽令曹全碑

與責相似而誤不之廢衍

之字廢者止也

見中庸表記注

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

猶不止也尚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責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

脫文一

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之別矣

舊本脫知字中篇曰

圓與不圓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

溝境 御

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念孫案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此涉下文

志七之三
六
溝池而誤也引之曰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為抑抑之言
堙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堙庫
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堙
堙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攻篇作堙其溝池堙
亦堙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御字或作御見帝
形相似而誤堯碑二

係操

民之格者則剉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引之曰民可
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當
為繫即孟子所謂係累其子弟也繫誤為梟後人因改
為操耳

春酋

丈夫以為僕圉胥靡婦人以為春酋畢云周禮云其奴
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于春橐又說文云酋釋酒也禮
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為酋之義酋與胥聲形相
近說文胥抒曰也亦春橐義與念孫案畢以酋為或春
或胥之胥非也說文酋釋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
大酋掌酒官也月令注酒據此則酒官謂之酋者以其
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酋矣周官酒人
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

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是其證氏
半農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為之即墨子所謂婦人以為春酋也

法美

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

庫舊本脫府字據上文補視吾先君之法美念孫案法美二字義

不相屬美當為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為儀案美乃義字之誤義

即古儀字說見經義述間禮記別之以禮義下法義即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

可以無法儀非命篇當讀為嘗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

曰先立義法即儀法當讀為嘗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

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匹不待

之法儀也

蚤案

與角人之府庫角字有誤竊人之金玉蚤案者乎引之曰蚤

案二字義不可通蚤案當為布臬隸書布字作布蚤字

作蚤二形相似故布譌為蚤荀子儒效篇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

臬蓋燥之借字布燥即布帛說文燥帛如紺色或曰淡

繒讀若臬燥臬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臬從參

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緹布燥今本作

布繆而檀弓之布幕衛也燥幕魯也今本亦作繆幕其

它從臬之字亦多變而從參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隸書參字作

參與象相似因譌為象矣

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為象亦以其字形之

相金玉布練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

玉布帛

脫文十

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

引之曰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

桃李瓜薑者

文義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念孫案文義二字義不可通文當為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為不義反以為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為非則知

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今本不知下衍而字從而譽之謂

之義此之謂也

明鬼下

借若

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

舊本

罰暴二字倒轉據上文改

則夫天下豈亂哉念孫案上言若使則下

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誤

借與皆通

湯誓子及女皆人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借言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借言

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

亂也

天下之

旦暮以為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眾畢於上之字下
補人字念孫案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為教誨乎
天下句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眾而衍
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眾即
天下之人也

脫文九

請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舊脫則必以下
九字今據下文
及非命
篇補則必以為無

敢問神

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為句芒畢據太平御
覽神鬼
部二於神下加明字云明同名念孫案鈔本御覽正
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
通

馳祖

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
雲夢也畢釋祖字云祖道也念孫案畢說非也法苑珠
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
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
馳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祖非祖道之謂

由猶

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念孫案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卽欲也猶由古字亦通

泚泚搃羊

於是泚泚搃羊而漉其血畢云說文云泚水兒讀若窟泚未詳疑血字言以水漉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以羊血灑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搃字書無此字盧云玉

篇有搃字云搖也鳥可鳥寡一切引之曰搃卽到字也

廣雅曰到

曹憲音乙可反

刑刻到也吳語自到於客前賈逵曰

到到也作搃者或字耳此文本作搃羊出血而灑其血

謂到羊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

獸部十三

引作以

羊血灑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泚泚涉下文灑字而

誤加以又誤在搃羊之上則義不可通

請品先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慳邀也畢云

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引之曰畢謂品當作盟是也

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其

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而誤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僖

三十一年共字當在盟字上共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憺邀也是其證今本諸譌作請其譌作先盟譌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為情不煩改字

敢位 禁社

且惟咎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敢位畢云敢蒞字假音說文云朝會束茅表位曰蒞春秋國

語曰茅蒞表坐章昭曰蒞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念

孫案畢說非也敢與叢同位當為社字之誤也

隸書社字或作

社又作社因譌而為位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穎川長社王元君真字作社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夫封上為社字作

社是其證也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一本作敢鄭

叢大記曰橫猶敢也釋文敢才工反本亦作叢說文曰榛敢也淮南原道篇注曰叢木曰榛叢亦與叢同顏

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即此所謂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敢社也秦策恒思有神叢高注曰神

祠叢樹也

見史記陳涉世家索隱

莊子人間世篇曰見櫟社樹其

大蔽牛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太元聚次四曰牽羊示于叢社皆其

證也置以為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為敢社承上
僂於社而言則位為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
閻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引墨子云建國必
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
敢字作叢則不誤也又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
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社乃叢社之誤叢亦
與叢同爾雅灌木叢木釋文曰叢本或作叢漢書東方朔傳叢珍怪師古曰叢古叢字漢殺阮君神祠碑陰有叢錫伯鸞說文羊叢生艸也叢叢也從羊取聲聚艸謂之叢聚木亦謂之叢叢叢叢三字或從業或從艸或從林其義一也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為

念孫案為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神為其下有見上文仍有脫文不可考

咸

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以重之引之曰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也

慎無

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有與又同亦何書有之哉念孫案慎無二字義不可

通慎無當為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此下脫二字或當云

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

矧住人面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畢改住為在引之曰古惟字但作佳古鐘鼎文惟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棟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字作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住字蓋佳字之誤不當改為在也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

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今本人作南此後人

不曉文義而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繇役篇曰替天之

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

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竝

與墨子同意

誤文二

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

未足以為法也舊本上商書譌作商周下商書譌作禹書今據上文改

事

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

之事也念孫案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
文上文曰僂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

尚書

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念孫案尚書夏書文不成
義尚與上同書當為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
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

若以為不然

念孫案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蓋涉下文若以為不然
而行

不可

鬼神之罰不可富貴厭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
罰必勝之畢依一本於不可下補恃字念孫案不可下
一字乃為字非恃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
可為富貴厭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此文凡是
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明不可為幽閒廣澤山林溪
谷鬼神之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為富貴厭強
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為厭也其一本作不可恃恃字
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

主別

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

作生捕

皇王部七

念孫案主別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卽今

裂字也

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艮九三列其負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襪蹙管子五輔

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鈔本太平御覽引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爲生列之譌刻本作

生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

楚毒

楚毒無罪剗剔孕婦念孫案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

爲楚則楚炙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改

爲楚毒耳焚炙卽所謂炮烙之刑也

俗作炮烙非說見史記殷本紀焚

炙剗剔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爲何

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曰墨

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僞古文泰誓

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卽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百走

眾畔百走引之曰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

脫文二

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

舊本脫之字也字上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與此

文同一例今據補

非樂上

窾野

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引之曰野即字
字也古讀野如宇周官職方氏其澤數曰大野釋文野
劉音與與宇古同音餘見唐韻正
故與宇通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
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廈洞房易林恒之剝曰
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
且上與高臺厚榭不倫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

意舍此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遲者 當年

將必不使老與遲者又下文將必使當年念孫案遲讀

為穉遲字本有穉音遲穉又同訓為晚廣雅遲穉晚也故穉通
作遲當年壯年也或曰丁年說見經義述聞爾雅

不與

其說必將與賤人不與君子念孫案此本作必將與賤
人與君子下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即承此文而
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醜羸

倉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
羸不足觀也念孫案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
注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為從容說
見廣雅疏證釋訓身體從容不足

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至羸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陳禹謨本刪去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會部七所引竝同

升粟

農夫畚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念孫案升當為叔叔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藪之荏菽檀弓啜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竝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蔥與戎叔莊子列御寇篇會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竝與菽同尚賢篇云畚

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字作升字作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說苑正諫篇升斗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粟誤與此同

繆

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繆念孫案繆當為縲凡書傳中從

臬之字多變而從參

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

故縹誤為縹集韻細

織也細布縹猶言細布帛說文縹帛如紺色或曰淡縹

從系臬聲讀若臬

玉篇子老切

廣雅曰縹謂之縹檀弓布幕

衛也縹幕魯也鄭注曰縹縹也縹讀如綃

今本檀弓亦譌作縹

又

說文縹旌旗之游也從系參聲

玉篇所銜切

兩字判然不同

非命篇相布參同

脫文四

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

足

舊本脫是故叔粟四字今據上下文補

舞佯佯黃言孔章

畢云舞當為舞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又云黃

孔書作嘉是引之曰畢說非也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

弗常

常讀肆皇天弗尚之尚說見經義述聞

九有以亾卽下文之萬舞翼

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恆舞于宮而言言

耽於樂者必亾其國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亾者徒

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

改原文慎矣

非命上

命壽則壽命天則天命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廢

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念孫案盧說非也廢讀為發故中篇作發而為刑政下篇作發而為政乎國發廢古字通說見史記平原君傳

益蓋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句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念孫案或以命為有絕句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益即蓋字之譌蓋字俗書作蓋形與益相近故蓋譌作益史記今楚世家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蓋一作益今云益蓋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耳蓋與

益同益何不也

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平孟子梁惠王篇蓋亦反其本矣

嘗試也

尚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則何不試上觀於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句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益亦蓋字之譌

則是以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念孫案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

脫文二

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畢云中
篇作勸沮是念孫案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為勸沮余
謂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
言尚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
而為暴者不沮矣尚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
不可以沮暴皆其證

持

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念孫案持字義不
可通持當為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
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

心涂

昔上世暴王

舊本昔譌作若據上文改

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

畢云涂猶術引之曰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
淫心志之辟竝見中篇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譌

縱之棄

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念孫案縱之棄當作縱棄之縱棄
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也畢本不亦作亦不非天志篇作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皆其證

脫文三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

賢可之士

舊本脫下無以三字今據上下文補

非命下

遲樸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眾遲樸引之曰遲字

義不可通遲當為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

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

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贛旅惰之民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或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

述之皆足以疑眾愚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眾

愚樸是其證

今本愚樸下行人字畢說非

惟舌

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

而利其脣氓也

氓與吻同

一本惟舌作頰舌念孫案惟與頰

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為惟一本作頰

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為喉舌喉誤為唯因誤為

惟耳潛夫論斷訟篇慎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

其誤正與此同凡從侯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譌溷

隸書侯字

作侯佳字作侯二形相似

海內東經少室在維氏南一曰緱氏緱與

維形相近晏子諫篇管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韓子說

疑篇推侈作侯侈淮南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曰鏃金

鏃翦羽之矢也今本鏃作鏃後漢書臧宮傳妖巫維汜

維或作緱方言雞雛徐鉉
謂之翟子今本作秋侯
子皆以字形相似而誤

麻統

多治麻統葛緒畢云說
也統當為絲非樂篇作

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
若統為絲曼延則不得與麻

與絲相似故絲譌為統非
不使

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使當為便念孫案爾雅使

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為從管子小匡篇魯

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

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

待養

下以待養百姓念孫案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為持養

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之天志篇曰食飢息勞

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

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揚倛注持養係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

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

志七之三
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

其抃

其抃其國家傾覆其社稷念孫案其字義不可通當是
夫字之誤隸書失字或作共與共相似說文抃有所失也尙賢篇云
失損其國家抃損古字通傾覆其社稷天志篇云國家滅亾
抃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抃之皆其證

脫文六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當若有命者言也念孫案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
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

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
也見呂氏春秋尊師篇注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
其證今本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
不可通

非儒下

親親有術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引之曰此卽中庸所謂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
通也說文殺字從殸殸聲而無殸字五經文字曰殸古
殺字案殸爲古殺字而後又加殸猶木爲古殸字而後又加木也今案殸字蓋從殸

志七之三

舌

尢聲說文又芟艸也從ノノ相交

說文ノ讀與弗同或玉篇人替折切

從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义

刈同是义即殺也故杀字從义而以尢為聲义字篆文

作义今在尢字之上故變曲為直而作义

說文儿字解云人在下故

者也與义正相反其實一字也說文無义部故杀字無

所附而不收杀與術竝從尢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

音色介反術音遂

見月令學記注

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術為

殺

其

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念孫案其字涉下文伯父

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外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為基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為句大誤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

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

上文云喪父母

三年妻後子三年

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

與子同也引之曰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為

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

上文云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

今本卑

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余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為視言

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似

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

今本視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

列尸弗

其親外列尸弗畢讀弗字句絕云弗與祓同念孫案喪禮無祓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耳外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二引此正作列尸弗斂

陳禹謨本刪去

如其亾也

以為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亾也必求焉偽亦大矣引之曰如其亾也二句與偽字義不相屬如當為知言既知其亾而必求之則偽而已矣

祗端

取妻身迎祗端為僕秉轡授綬畢云說文祗敬也端衣正幅則端亦正意與端同念孫案畢說非也祗當為袷隸書祗字作衽與袷相似故袷誤為祗袷端即元端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止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般故曰端端與端同故說文以端為衣正幅也玉篇袷黑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袷袷蔡邕獨斷曰祠宗廟則長冠袷元袷元與禋左傳注曰禋亦黑色也文選閑居賦注引服虔左傳注曰袷服黑服也大夫端冕高注曰袷純服袷黑齋衣也即

周官所云齊服元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元端卽淮南所云尸祝衿袷也

脫文一 誤文一

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此句有而儒脫文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舊本脫吏字今據上文補賊譌作賤今以意改後凡賊譌作賤者放此

家翠

因人家翠以為此下脫恃人之野以為尊畢云廣雅驥肥也此古字引之曰因人家肥文不成義翠當讀為睟玉篇睟思醉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家財也韓

子說疑篇破家殘睟是也古無睟字故借翠為之

服古言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念孫案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

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引之曰此文當作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非君子見下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今本古之言服脫言服二字

古人言之服之脫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脫非字服非君子之服上服字譌作法

何故相

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念孫案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為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詳見經義述聞左傳襄二十五年言既為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

傳術

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念孫案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為儒術毋逐奔云云皆儒者之言也見上文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儒或作傳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上文儒者迎妻儒誤作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作傳也

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念孫案也字涉上下文而衍此言暴亂之人為天下害聖人興師誅罰將以除害也義見上文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

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

昔用偏循身

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念孫案此

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與偏同近以脩

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

周徧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隸書

脩循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則義不可通

行易而從

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念孫案行易而從文不成義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文曰行

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

儒學

儒學不可使議世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外篇念孫案

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為法於世非譏其

儒學也今本作儒學者博誤為傳又誤為儒耳隸書傳儒相似

說見上文儀議古字通

為享豚

子路為享豚念孫案為字後人所加享即今之烹字也

經典省後人誤讀為燕享之享故又加為字耳孔叢子

詰墨篇藝文類聚獸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

飲會部十一獸部十五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為字

苟生 苟義

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畢云苟苟且念孫案畢說非也苟讀為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救

也從羊省從勺勺口猶慎言也舊本誤作從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今依

段注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同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

為苟義者曩謂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會時也具見上文

苟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為急今時則以義為急也若以

苟為苟且之苟則苟義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

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為苟且之苟案苟字不見經典

唯爾雅亟速也釋文只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而通志堂本乃改苟為急謬矣盧氏抱經已正之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

羸飽

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念孫案羸飽偽行以自飾本作羸飽則偽行以自飾羸之言盈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我曲楚直其眾素飽杜注曰直氣盈飽盈飽即羸飽正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飽下脫則字羸飽又為作羸飽則義不可通

亦

周公旦非其人也耶何為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念孫案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為亦亦古其字也墨子書其字多作亦說見公孟耕柱篇曰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奄蓋即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改舍亦為亦舍非是

墨子第三

